



67

皇朝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熊克撰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六年歲在丙子春正月殿中侍御史湯鵬  
舉言禮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辛  
亥珉嘉俱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  
熈已取項為奏名之首亦罷之虛中廣德人也  
論罷  
虛中  
在二月今  
聯書之

新執政府三位成癸丑各令遷入東位魏良臣中位  
沈該西位湯思退于是良臣等言仰荷聖恩將何以

報上曰比年執政府上漏下濕蓋不堪詹卿等曾到  
京見宰執府八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  
如此

時言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鄰保備賞  
捉賊擾之及捕到官却令扳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  
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即  
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魏良臣等奏  
曰自今每一郡闕敢不究心搜才仰副陛下之意  
特進張浚丁母憂奏至丙辰上謂執政曰士大夫起

復非所以厚風俗唯軍中人乃可爾時沈該因奏蜀  
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當以德行為先文章  
乃其餘事該曰有文章者多不矜細行往、輕肆傲  
物德行為先誠如聖訓

是月右中大夫段拂卒

二月甲戌詔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山積諸軍亦各自  
製可令工部具已造之數其諸州合發物料特與減  
免見役工匠亦宜減放

時有言乞諸州修聖祖殿者丙子上曰惟淮南兵火

以來未修聖祖殿乃奉先之所固不可無但行下恐因而擾民今隨宜措置可也

先是秦檜當國進奏院所報事目必令其本先納俟竄定方許報行謂之定本其下頗遲又官吏迎合刪去要事止具常程文書故朝廷施設除授四方不得盡知于是右正言陸哲深論其弊請罷去定本復祖宗舊制以通上下之志庚辰詔從之

侍御史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陸哲論忝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于

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辛卯以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詔修祖宗寶訓置國史院未幾而罷至是著作佐郎周麟之請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詔從之

國子司業王大寶奏乞減折帛錢甲午上謂執政曰大寶近又乞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且佛法自漢永平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

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  
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  
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民傷教莫甚于此豈宜廣也沈  
該曰等陛下聖識高遠度越前古天下幸甚

是日以吏部侍郎張綱兼權尚書

三月丙寅詔畧曰諄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  
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  
有偽撰詔命名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  
之內外之臣咸體朕意如敢肆議當寘典刑

丁卯詔軍器監工匠除本所見後八百六十人依舊  
外其諸州發到一千五百人以三分為率減去二分  
令還本州仍給以路費上之愛惜民力如此

己巳執政奏京西淮南間田乞許人請佃其租課沿  
邊免十年次邊免五年又四川地狹人稠欲制令置  
司散榜諸路募人往京西墾田上皆可之且曰下戶  
恐卒無牛具種糧官宜貸之上之惜民周至如此

夏四月己卯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已就緒  
而武學幾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

中興日紀  
令禮部兵部速具以聞上之留神學校兼隆文武如此  
時大金國主亮加尊號庚寅以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充賀使誠之自紹興十八年賀生辰至是凡三入彼國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戊子詔温州就試人多置增解額

初司農寺王炎嘗乞以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權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令諸路歲發陳米十五萬

石赴行在至是侍御史湯鵬舉言其壞祖宗常平之成法望賜黜之乙未詔炎世明各降一官炎安陽人也

五月壬寅以叅知政事沈該為左僕射万俟卨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先是執政奏荐直秘閣知婺州辛次膺時已到闕上欲用之而患是不能拜乃陞秘閣修撰令復還任上因曰用人須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則真才寔能何由進也上于用人留意如此

甲辰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湯思退進知院事  
丁未以侍御史湯鵬舉為中丞

右正言陸哲言比年臣寮坐罪卒于貶所死生無告  
乞量原犯條上或復其官職或錄其子孫庶幾仁澤  
下及泉壤壤

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送官昨遭貶屏已死者十五  
人量輕重分為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思澤上曰此  
甚當于是溥博之惠及存沒矣

言者謂近年朝廷免米麥耕牛等稅錢而不與稅務  
量減歲額既重則他貨必須重征以求敷數所以商  
旅不通辛亥上謂宰執曰此說極有理宜令戶部立  
法

時諸州大辟雖情法相當類以奏裁遂獲貸配右正  
言陸哲以謂如此<sup>則</sup>者殺人者幸矣被殺者冤何所伸  
乃請非寔有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壬子上曰  
但恐諸路減裂將寔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  
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乃令刑部坐條及前後  
指揮行下上于用刑欽恤如此故是歲諸路斷大辟

三十人

甲寅三省擬監司條目上曰近遴選監司得人諸路稍、按發不職之吏罰既行矣賞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令諸司具奏當議褒擢則善惡知所勸沮蓋之留意用人如此

漳州南岳廟災丁巳詔罷監官仍令轉運使計合用錢數申省撥下免斂及于民

六月辛未朔中丞湯鵬舉乞久任守令監司課其政績舉之再任癸酉上謂宰執曰此在謹擇監司監司

得人則舉刺公當于是沈該等請詔諸路監司帥臣共考其績列舉再任有異政者不次陞擢泛之先是以端明殿學士程克俊知湖州令過闕奏事丁丑除叅知政事

戊寅宰執奏臣等子弟並令歸本貫應舉並無牒國子監及轉運司試者因檢故事乾德中陶穀之子郇中第命中書覆試上曰秦熈登科猶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塏中甲科所對策皆檜熈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



今可舉行遂詔舉人有要親者覆試

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糶號豐儲倉壬午詔從之上曰所儲倘遇水旱誠為有補非細事也

丁亥上謂宰執曰近日雨澤甚足者中雨絕難得可喜也万俟卨曰此秋成可望皆聖德和氣所召也

戊子宰執奏倉部郎官黃祖舜乞科舉取士之外有學行為鄉里所推其卓異者聞之于朝上曰若果有

德行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下禮部詳之

時以初伏辛卯宰執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曰比聞春夏間民病多是熱疾如服熱藥及消風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湯為宜曾令醫官揭榜通衢間服之者所活甚衆上留神醫藥恤民疾苦如此

秋七月丁未夜彗出東方井宿間戊申詔朕已避殿減膳尚慮朝政有關許士庶直言仍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庚戌左僕射沈該等言臣等輔政無狀天象譎見便合引咎待罪以兩夜微雲星不見所以

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自有數卿等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思所以應天之寔施寔德以銷變可也上又曰看所臨分野當在秦晉之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當問遠近耶

時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杜莘老言彗盤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豫防莫急于此因指陳時事十弊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令精擇地而上之衆議以莘老為首未幾選勅局刪定官

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妨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等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

先是近臣進故事請筵所胥吏多取副本癸亥中丞湯鵬舉言此必懷姦之人恐臣下獻忠有違其意乞不許索送之

是日上諭宰執曰比年大金人使到館朕給內庫錢一萬緡付都亭驛備人使買物先為還其直若有還即撥填或還不盡亦不較也

初福建鹽貨轉運司積于海倉令上四州及屬縣取而鬻之以充歲用近年州縣船運過多吏緣為姦鹽斤兩數虧而多雜官肆不售即按籍而數號口食鹽閭閻下戶無一免者民甚苦之甲子湯鵬舉極論其弊乞令憲臣據紹興元年綱數立為定制以去一路之弊乃詔提刑吳達覈寔其數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乞改正近年續降指揮與祖宗法相戾者有司至今不見上沈該等曰六部謂若一頓改正恐致紛紜欲因事正之上曰此固善然

恐吏輩臨時舞文不若一番改正之也

癸酉上諭宰執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交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尔外方想不勝其弊矣沈該等曰陛下灼見弊原如此天下幸甚

右正言陸哲言改官之弊至多行賄賂荐章一紙費五六百千救弊之術惟在增考第減舉員耳戊寅上謂宰執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但嚴舉官之令有犯

中興小紀  
職者舉主同罪必與行之則人自知畏前弊可革沈  
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遵聖訓

時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已平湖南猺賊楊再興且招  
到其族楊通議等乞各與補官事下刑部以謂前無  
此例欲令本軍收充効用日量給之陸哲言猺人無  
故擾邊官軍討之非藉內應焉能直擣穴<sup>巢</sup>何惜一資  
一級以慰其心且為來者之勸于是通議等卒得補

官

庚辰中丞湯鵬舉言欲寬民力在于省吏今州縣胥

徒最冗為民之害望詔逐路常平官立定吏額上從  
之

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十三文癸  
未上謂宰執曰昨聞淮南米賤恐太賤傷農故欲乘  
時收糴今則未湏急候價減每石一千至時若戶部  
無錢朕自支一百萬貫令收糴也沈該等曰陛下愛  
民之心如此可謂至矣

庚戌交趾國使貢賀昇平綱

言者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匹私直五千而官估

十千他物稱是去歲裕民所減不過一千癸巳上諭  
宰執須與減若行下未必濟事不若便令四川提領  
司具各減數申朝廷庶幾民受宴惠朕自即位以來  
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

九月辛亥詔錢塘江岸為潮水所損久則費工愈多  
令漕司同臨安府速修治之

壬子詔監司郡守具到裕民事令給舍詳之

武學博士歸安周操言乞自今武舉登科高等者樞  
密院籍記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者亦免充筦庫

之任從之

是月戶部尚書韓仲通除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

時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退還者半  
冬十月辛未宰執奏此仰見陛下儉德雖禹湯無以  
過上曰賞賚無用許多能如此撙節有司一歲可省  
數百萬緡沈該等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此非  
獨有司之幸寔天下之幸也

壬申上諭宰執曰宗室中取才學者選三兩人除行  
在官京師盛時泛官建節者甚眾今不可以舊比但

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睦族之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  
初詔宴錄院編皇太后回盃事宴及徽宗梓宮還闕本末至是先修回盃事宴書成丙戌右僕射万俟卨上之時左僕射沈該言昨進安奉回盃事宴禮物陛下悉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承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人自古帝后無有也  
庚戌參知政事張綱奏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

多上因曰太后前以飲食動臟腑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唯皇后賢淑能順其意每朕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綱曰太后聖德聞于天下春秋既高皇后又能承順周家太任太姒之美在今日可以比隆矣  
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詳守臣具到五事其間惟二三的宴餘皆細務祇取充數亦有為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今後不拘其數庶以副陛下務施實德之意泛之綸江寧人也

十一月禮部侍郎辛次膺請改每歲財賦入出之數以廣儲蓄甲戌上謂宰執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請求畧盡唯理財多緣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于給軍既有定額無可裁損今但當搏節不可妄費夫理財得人又能搏節數年蓄積自有餘矣沈該等曰誠如聖訓

時太學補試揭榜中程者一百九十人詩賦多而經義少壬午上謂宰執曰後生輩往、皆詩賦數年後

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欲來年省試後經義與詩賦兼行上曰善

先是知嘉州朱昌裔知萬州李莘民知秦寧費行之皆因監司所舉籍其姓名至是行之任滿辛卯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于是昌裔莘民並皆轉一官

浙東提舉官趙公稱奏准詔定吏額今據本路人吏四千二百六十今減去二千一百九十庚午上謂宰執曰若諸路依此非惟省事民亦受無窮之賜也

初詔戶部侍郎王侯詳定重修貢舉勅令格式至是書成癸丑右僕射万俟卨上之

初上親製孔子并七十二賢贊皆灑以宸翰至是臣僚請勒石國子以為不朽之傳仍摹本賜諸郡學戊午詔從之

己未宰執奏臺臣論左朝奉大夫陳亨持左朝請大夫趙迪之罪狀乞屏于遠方上曰所論未知寔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材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諭與臺諫風

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

時上方委戶部郎官向伯奮措置財用言者論其素有脫空之名上謂宰執曰朕見累任監司亦嘗委以捕盜今既有言章須與一郡于是差知吉州章不報行

庚申上謂宰執曰昨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



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  
樂見善言天下幸甚

壬戌三佛齊國遣使入貢

是年罷提點坑冶鑄錢官以其事歸諸路轉運司  
金國主亮改元正隆復修汴河大內遣其臣左相張  
浩領行臺尚書省以督其事且用本朝內侍向陷敵  
中梁其姓者為提督官號大使于是暴後橫斂以務  
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其毒矣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春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

以其父倫死事乞外任戊子王倫頃年奉使于  
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向再拜訖  
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平江府通  
判

時敷文閣直學士蕭振再為四川帥上念蜀民久困  
供億詔振與提領四川財賦湯允恭提舉茶馬李澗  
東西漕臣許尹王之望同措置俾宴惠及民可以經  
久尹鄱陽人之望穀城人也至是之望獨奏乞減四  
川上供之半以裕民平郊上謂宰執曰須見得四川

每年出入之賦數常數幾何橫斂幾何軍儲所須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為諸司未有定議遽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志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湯思退曰四川財賦誠如聖訓可趣蕭振等條上、曰甚善時起居郎趙達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于通衢上下共知此明告之而取之也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暗增有額之賦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是故取激賞等錢民不悟也罷激賞錢民不與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為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遠矣既而振等會議于成都奏請歲蠲東西路對糴米十六萬石夔路激賞絹五萬疋減絹估錢二十八萬有奇

是月詔侍從各荐宗室文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台對

二月上聞諸處將官全不舉職己亥乃詔宰執具出  
東南共幾員其不職者別與一般差遣却令諸將舉  
曾歷軍事者充此事出于朕意卿等更委曲相度湯  
思退曰不曉兵事者即與別差遣其可任者依舊存  
留

江東提刑徐天民劾知信州周葵不恤郡政壬寅上  
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  
優為之朕頃在河朔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  
經歷多事皆通曉向來俞侯知紹興府亦然今周葵

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荐之及  
治郡乃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寺曰汪伯彥河朔事至  
此蓋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

廢江陰軍為縣浙西帥榮薏請也

丁未貢院考到博學宏辭合格選人周必大詔與堂  
除必大滎陽人也

戊午以御史中丞湯鵬舉為參知政事

己未以少保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秘書省

甲子上曰蜀中舉子赴廷試不及者皆賜同出身慮

其間俊秀能取高第猥令就下列亦可惜今來者尚  
少展日以待之沈該等曰臣等議有赴試不及者欲  
試策一道第其優劣而高下之今聖諭令展日則待  
士人禮盡矣

是月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楊政卒于興元府後謚  
曰襄毅

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己巳  
上以問宰執該曰選人改官後須歷親民寔為良法  
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須先問曾歷

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通世務置之廟廊天下利病  
知過半矣此朕恭侍親聞玉音誠可為萬世法也沈  
該等曰徽宗蓋以愛民為先務陛下欽佩祖宗話言  
罔敢失墮雖虞舜羹牆之念何以過此  
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謚曰忠靖

先是刑部侍郎張杓荐主官告院胸山鮑黷有旨賜  
對既而黷對不称旨杓為言者所論降一官罷夏四  
月甲寅知樞密院湯思退等言杓荐人不當失陛下  
信任之意昨已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

由盡識天下人材待泛既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  
黷上殿已覺不如所舉况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  
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恩思退曰誠如聖訓  
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閣門祇候壬戌擬授江  
東安撫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才朕親觀其所試  
皆可採薇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用不可  
謂今無人知樞密院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  
處之以養其資望上曰善  
是月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卒

戶部侍郎王傑除工部尚書尋為言者所論以奉祠  
而去

吏部侍郎陳康伯遷尚書

時四川制置使蕭振在蜀已一年而職事舉五月丙  
寅宰執欲與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  
有蕭振、蠲科敷蜀人安之近荐帥臣又皆得人與  
之不為過遂進秩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學士未幾  
振卒

六月初秦檜當國雖不廢轉對而好論者第應故事

至是著作佐郎黃中言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為諱不過塞責而已望勅在位自今轉對要切于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中所言頗合朕意詔從之

戊申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初荆南府為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戶部侍郎王師心時為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至是師心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塞邊釁又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境北利數倍自知鑿法不赦因去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可消矣上然之

秋七月庚午上曰茶鹽禁榷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民共之

時坑冶鑄錢事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歷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一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

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效望復饒贛及韶三監各令通判主之漕臣往來措置三監所鑄權以十五萬為約仍不得以舊錢代發庚午詔泛之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程克俊卒後謚曰章靖

八月己未知樞密院湯鵬舉言近罷坑冶鑄錢事歸諸路轉運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撥本錢差別差官所以章臺論列又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唱為異議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曰此一事朕諭

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已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

九月參知政事張綱求去位癸酉除資政殿學士知

婺州

辛巳以給事中王師心為吏部尚書

冬十月戊申經筵進講三朝寶訓終篇侍讀王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顧為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

言帝王之于史其要在于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于治體者讀之詔可

戶部言義倉米歲隨苗輸而州縣吏不據數令椿故令臨時有誤賑給欲下逐路常平司劾其違戾者癸丑詔從之

初福建鹽自提刑吳達奏定綱額及減價三分轉運司鹽本錢亦減只收一十九文且不許科賣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猶非轉運所利故衆論搖之朝廷加達直秘閣移守鼎州達憤而死有旨下

本路諸司以達所奏相度更定至是諸司條上歲般一千六百萬斤如達數而鹽價惟減一分鹽本錢收二十五文上方與宰執共議提舉常平官張汝楫別奏請行鈔法庚申上以問宰執陳誠之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免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上曰太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後有權者甚多然終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歲認鹽



鈔錢三十萬緡至是與減八萬減鈔益錢在十一月一日今聯書之自  
此轉運司及州縣少舒而復科賣于民矣

時詔直秘閣曾機入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  
之于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  
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以為秘書  
少監幾承平時已為是職至是三十八年以老臣自  
外超用鬚鬢皓然衣冠甚偉人皆感嘆以為太平之  
象幾舉故事每與同舍會說前輩言行臺閣典章泛  
容竟日于是右僕射湯思退語客曰惜思退用偶在

前不得當斯時送曾君游也

右正言何溥請久任郡守毋庸教易

十一月辛巳殿中侍御史董義問言知樞密院事湯  
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率多賣直癸巳罷  
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義  
問壽昌人也

甲申宰執奏接伴使副徐林張倫乞將人使往回宿  
食頓具有不擾而辨或過為擾民皆許具奏以行賞  
罰上曰朕再三思之此正是增重接伴事權恐州縣

觀望却成騷擾接伴近客耳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  
備只將西路漕臣檢察足矣沈該退而仰歎上英明  
洞見物情出人意表無不心服林建安人也

先是吳國長公主請女夫直祕閣鄭珙轉西官仍添  
差浙東參議官珙建安人穀子也給事中賀允中封  
駁詞頭丙戌上曰命下逾兩旬珙已被受乃始封駁  
恐非故事可諭令讀書于是宰執召允中至堂面諭  
聖旨允中執所見不易丁亥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  
有理當曲送之沈該等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

安此盛德事也時故太師張俊三子授待制集英殿  
修撰允中亦封駁又沈該乞其子便私差遣有旨改  
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窠闕允中言寒士改官視  
為再第內則筦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任之則主司  
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持改服色光猶力  
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正當忘其私臣甚為該惜  
也不然檜燬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而稱歎

初諸路漕憲及常平司皆得互舉所部選人改官舉  
員及格吏部引驗放散自置摠領所而摠領所舉及

本所屬官或用他荐者引驗訖仍須取旨寒士病之至是吏部侍郎陸哲始為啟請遂依例皆得放散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于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庚臨海人籍丹陽人也甲午方崇等罷

戊戌吏部侍郎陸哲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荐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等比朕嘗與臺論大

諫

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荐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時已蠲蜀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斂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斂與違制置罪均况蜀去朝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悖孰甚焉乃劾官吏之罪悉罷逐之

皇朝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皇朝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八年歲在戊寅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  
牧馬瓦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諭宰  
執據間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即可集如戶部關錢  
從內庫支錢沈該等曰臣等仰見聖心愛民之可謂  
切矣

言者論殿前司強刺人充軍壬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  
往、以招軍為不切事宜殊不知無事之時當為

先事之備今殿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  
失軍額但當約束無令擾人足矣上又曰守令舉職  
已許監司列荐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  
守令別為考察之法

時臨安府申輦官為軍中招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  
曰在禮以足蹴路馬竊猶且有誅况天子之輦官其  
可刺以為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  
言者遂力陳之自是軍中少戢

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左僕射該辭免  
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言招軍之  
勞薄而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良民以  
希進者乞許其辭泛之

三月著作佐郎周麟之請就日歷所纂神宗哲宗兩  
朝寶訓至是神宗寶訓書成丁卯左僕射沈該等併  
仙源積慶圖上之

嚴州遂安縣賊徒所聚有擒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曰  
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為盜不若移此以  
賞捕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

慮高遠非臣等所及

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鬧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  
溢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濶畧  
雖小而不可貸領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  
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其責

五月甲戌宰執奏朝士楊僕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  
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  
未俸料之數乃稍就格此若可行不至今日矣  
是月金國主亮坐薰風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翰

林直學士蕭康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

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宣授朕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

受命出而上馬

亮所乘烏騅小馬號小將軍

見鬼兵無數朕發一

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視廐中

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六亡其一此異夢也

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亮戒無令

泄于外

六月福建帥司奏擒獲海寇已戮其巨魁三人餘乞  
斷配辛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持論多以姑息為好

生殊不知殺人不死是謂失刑卿等更審處之已而  
旨下帥司具逐人情犯申省其後刑部侍郎陳正同  
又奏諸路死囚例多降配事上曰刑非務刻要當其  
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何所畏卿等可令遵  
守成憲沈該等曰迺未獄案臣等一人親閱酌情斷  
罪務適其中既不殘民又不廢法期以仰稱陛下欽  
恤之意正同沙縣人瓘子也

著作郎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已二年每當講必傳  
經啟沃王深器之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

張建封書以諷王即為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  
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秋七月左正言何溥請詔大臣擇大縣關為堂除卒  
未上謂宰執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事其本  
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  
何患不得人卿等為朕選監司郡守足矣沈該等曰  
聖訓及此深得為治之要昔姚崇為唐元宗言今擇  
十道採訪使猶慮不得其人况天下四百餘州其縣  
令豈能盡擇正與聖意合也

丙子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以右僕射湯思退兼監修

先是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上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雖民間常用設以他物代之亦可今若上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于是有旨于御府出銅器千餘付外銷毀其士庶之家照子及寺觀佛道像鐘磬鏡鈸官司銅鑼許存外餘並納官翌日知樞密院陳誠之奏事因及此且曰陛下以身

率之自然令行禁止上曰所得之銅固不多徒欲使人知不用即不復鑄矣

八月徽宗寔錄書成宰執請擇日稱賀上擗蹙久之若可以不賀否壬辰再奏禮當拜表第固極之恩深測聖懷若免稱賀亦以昭孝道欲竟不賀詔可戊戌右僕射湯思退上之

九月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李文會卒

右僕射湯思退言故翰林學士汪藻嘗纂元符以來詔旨比修寔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于斯文甲子



詔贈藻端明殿學士子恪等與堂除未幾徽宗寔錄

書成思退上之

書成在十一月今聯書之

時太學私試有中前列者賦落韻一學闕然博士金華唐堯封函取駁放于是侍御史葉義問論堯封罷之國子正馮方改差戶部架閣乃降詔戒飭諸生畧曰較藝不精朕固黜之矣自今有不率教者長貳具名以聞方安岳人也

初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低田多為水浸蓋緣諸水併歸太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

江注之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淤塞望令有司于農隙開決俾北脉流通寔泗州無窮之利詔漕臣措置既而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琛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流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凡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于是民田有滄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于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

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  
又開三十餘浦此見于已行者也今諸浦埋塞又非  
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  
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已已  
詔監察御史任古履視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  
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瀟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  
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云平江四餘舊有開江兵二  
千人今乞止于常熟崑山兩<sup>縣</sup>各招填百人從之璨晉  
陵人古定陶人也

壬申戶部言兩浙江湖歲認發米以石計者兩浙一  
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緣今發八  
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  
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  
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三十萬欲且依減數下之以  
憑科降詔依限發足

上將祀南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  
用不足乞罷郊賜司馬光贊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  
謂將來郊禮宜申光之議許兩府侍從皆辭錫賚宗

室刺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  
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泛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于  
禹無間然矣既遂除道夫兼侍講  
辛巳以建州觀察使濮園令士鞅為昭化軍節度使  
嗣濮王  
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  
置虎翼水軍一千人泛之

時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癸未宰  
執奏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上令具數便于  
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尔  
本是民間錢為民間用復何所惜

戶部侍郎趙令詠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及水旱  
不須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乙酉左僕射沈該等言  
義倉米在法不應糶糶之恐失預備上曰逐郡米自  
有數若量糶十之三橋其價次年復糶亦何所損又  
高下必須檢放七分方賑濟則賑濟處絕少矣飢民  
何繇得食卿等可別具措置

冬十月初上于禁中作損齋又親洒宸翰為之記至

是吏部尚書賀允中請推廣損齋記節儉之意詔諭  
中外庚寅上謂宰執曰朕禁中嘗闢一室名為損齋  
屏去聲色玩好置經史古書朝夕燕坐于此嘗作記  
以自警不謂外間亦聞之允中比于經筵問朕好道  
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  
修身鍊形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  
武帝當得之矣若果能長生則始皇武帝至今存可  
也朕惟治道貴清淨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  
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

損之又損已至于無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  
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  
風如婚祭之類至于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沈  
該等曰損卦之象在于懲忿窒慾陛下以此道制世  
御俗唐虞之治不難致矣若降御記以迪在位過于  
詔書遠甚然尚慮四方未知續當擬詔意進呈

十一月壬戌宰執奏近蘇湖松三郡大水故大戶積  
欠蒙聖恩損四庫錢助戶部歲計以寬民力所進大  
禮金銀錢帛又令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

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濫予比之前郊總及十之五沈該等曰陛下恭儉出于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及

辛丑朝獻景靈宮戊寅朝饗太廟己卯冬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皇太后新歲八十上將以正旦于宮中行慶壽之禮十二月辛卯宰執請依建隆故事率臣僚詣文德殿稱賀從之

辛丑上謂宰執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寮論列而監司郡守失于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罪恐公然容託姦贓之吏無所忌憚自今更不許待罪

紹興二十九年歲在己卯春正月丙辰朔詔皇太后仁德天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于宮中行賀禮當與普天同慶應京朝官選人使臣及得舉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者並特與官封有差

壬戌諸詔軍揀汰人逐州立定員數極邊處二十員如三次立功者添差帥司臣監司指使

先已詔客販食米不得收稅仍豁除州縣稅額所冀  
民不闕食至是訪聞諸路奉行減裂遇販米船雖無  
他貨亦故作淹延屈伏收稅又闕廣路例皆販穀場  
務巧稱非米抑令納稅乃詔米穀悉同若無他貨並  
即時放行如有違慢許民越訴委轉運使司點檢月  
具申省

二月己丑以侍御史葉義問為吏部侍郎庚寅殿中  
侍御史任古奏事因請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  
臺祿職今委料理銓曹未幾兼史館修撰及侍讀二

職尋以義問兼權尚書

初諸路多閒田右司郎官鍾世明嘗請出賣而未行  
仍許民佃緣歲獲厚而租輕復增租以攘之者謂之  
剗佃故詞訴繁興官以為病知温州黃仁榮建言請  
盡蠲之則訟自息而利在官詔從之至是仁榮授淮  
西帥入對上曰卿嘗論蠲田戶部得緡錢五百萬矣  
何必為淮西行也遂除度支郎官

三月不雨癸未上謂宰相曰祈雨畧應未至霽霈雖  
令斷屠三日所免止是猪羊民間緣此競食雞鵝魚

中興小紀  
蝦之屬屠害物命多過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微物  
恚禁之

時殿前司統制官陳敏上戰車之法甲戌上曰戰車  
雖出于古然用各有宜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戰車  
非澤國所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瑄猶敗于中原况  
澤國乎今之軍士不知車為何物上曰姑令三帥議  
之免令武人有棄一得之歎也

丙子宰執奏擬蠲放諸路積欠詔意上曰輕徭薄賦  
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倘不寬恤而惟務催  
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民不為盜之意故治  
天下當以愛民為本湯思退曰本固邦寧誠政之所  
先此詔既頒寔惠廣被真天王之用心也

夏四月己亥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寔摠萬幾各有  
本省之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勅令格式歷年既  
久而尚書省第有省記條冊望下有司重修三省成  
法從之其後刑部侍郎黃祖舜條具申請未幾詔罷  
敕局前指揮還寢至乾道六年詔復修

戶部侍郎趙令詔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溢留滯

運綱望令守臣修堰開辛丑詔從之

五月己未上與宰執論及內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  
流淺溢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  
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哉蓋欲備不  
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戶部會計每歲  
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飢饉師旅勿  
得妄支湯思退曰昔漢文帝常言朕為天下守財耳  
今陛下聖德過漢文遠矣

六月知樞密院陳誠之乞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

于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會秦  
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為僥倖望鑄職罷郡以協公議  
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等再論遂落職

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等言左僕射沈該  
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疏請老己酉罷為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倬等再論遂落職致仕  
民望德化人也

勅令所刪定官闈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  
舉狀不及格望許降等改官仍約累年中數以舉狀



年勞參用庶抑貪冒而養廉素詔吏部長貳參酌務  
可久行閏六月給事中王晞亮中書舍人張孝祥洪  
遵議以謂此法一開則出十餘年坐待京秩其不可  
有四難如所請泛之滋嘉興人晞亮莆田人也

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于赴省令就宣撫制置  
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侍郎孫道夫兼侍  
講一日極論四川類試之弊上曰早方與宰執議今  
歲已無及其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  
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義代名等弊其

有前期投所業問題目以秘語為契驗則無跡可尋  
必令赴禮部乃為允也既而事下國子監兵部侍郎  
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  
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  
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  
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尚書賀允中為參知政事  
癸巳以戶部侍郎趙令詔為崇慶軍承宣使襲封安  
定郡王

八月己卯起居舍人浦城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所

未修者九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厭望令兩省  
逐月修進外其前未修者帶修一月庶誤次有倫克  
盡中興之美送之

御史臺主簿張闡前為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司法  
上以兩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官  
詳定九月壬午上曰朕常問闡舶司歲入幾何闡言  
歲約二百萬緡如此即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賦之  
外宜後取戶部收支實數以聞

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  
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  
宰執皆賀上曰前日諸處妄傳中外紛紜之論或欲  
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為進取之計  
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而後宜安  
邊息民以圖長久乃為良策湯思退曰遣使尋盟和  
好益堅皆自陛下威德所致申飭邊境務令安靜敢  
不仰遵聖訓

庚子皇太后崩于慈寧宮殮前一日宰執禮官赴堂  
曰有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事所載以周禮

典瑞鄭玄所注制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

時百官朝暮臨將避忌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以為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既而卜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中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官各服其服啟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啟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可也

冬十月癸酉王綸奏樞庭除常程細事外其大者亦與三省商議方散決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是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畧盡惟存此一大者必有深意太祖太宗不血刃取天下以堯舜之聰明更加思慮豈可易也都民望曾有章云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謂樞庭不法朕收之矣上又云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其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于此矣

時金國主亮再役諸路夫匠造軍器于燕京令其臣  
右丞李通董之又命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  
戰船于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

十一月先是皇太后回鑾事宜既進而祐陵之書亦  
成然吉凶之禮不可相糺未敢以聞己亥左僕射湯  
思退始請以永祐陵奉錄為名仍于顯仁后神主祔  
廟以前進呈奉安于敷文閣送之

丙午權葬顯仁皇后于永祐陵之攢宮先是有持陰  
陽家說欲于殯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

禁域故有墓在其間皆當徙去浙東帥臣王師心力  
言不其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殯宮就令  
按視于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又荐獻之物舊取  
于民師心謂聖心極其誠意豈可使民勞費請以上  
供錢給其直送之

十二月淮南漕臣魏安行言淮東多闕田今誘民以耕  
宜借之以口糧次給農器定為分數俟見利還官仍  
立賞格如招到一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  
進勇副尉五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承信

郎依効用補官法理為寔任丙寅詔從之安行鄱陽人也  
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為吏部尚書侍御史朱倬為中丞  
辛未同知樞密院王綸進知院事

初詔內外各荐武臣如有才藝超卓眾所列荐者別具取旨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共荐新浙西副都監李寶己亥詔除寶帶御器械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荐浙東副總管李橫淮西總

### 管劉綱皆籍記

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于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萃于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給于是吏部尚書張燾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初本朝猶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

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寔散忘朝奉武翼即以  
上率為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于內其家發哀舉  
服已降旨聲鐘給賻而方且為之告廷出命制詞中  
不免有親醫藥介壽考之語如故相秦檜万俟卨知  
樞密院沈與求是也其在者非易箒屬續不復有請  
是年吏部郎官洪邁言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得致  
仕思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上首郤然後  
考其平生于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  
年或辭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勵風俗賢于天下

為偽也上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  
時執政多以為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儀遂寢

此據洪邁  
隨筆錄

時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判興州吳璘  
官資已穹其下姚仲王彥之儔皆建節統全軍官巨  
鎮異時蜀帥以文令則玩于柔以武競則窒于暴至  
是四川制置使王綱中關心見誠不立崖壑頗得將  
使之情詔加綱中寶文閣直學士以寵之

皇朝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皇朝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春正月初詔知荆南劉錡招  
置效用三千人已支回易錢四十萬緡至是再招三  
千人錡請更支三十萬緡庚寅詔從之仍令御前激  
賞庫支銀二十萬權貨務支通鈔一十萬  
二月庚戌朔金國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弩  
延溫屯謙等來弔祭

貢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西安主簿唐仲友詔與堂

除仲友金華人堯封子也

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為金國報謝使義問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入侵意及回密奏金人以剋<sup>不恤</sup>剋為能以殺戮不恕為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為如燕京已據壯麗而又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于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平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金人

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先棄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脩臣謂土豪官兵不可雜處蓋土豪暗練海道之險憑海食之利能後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于沿海要處分寨<sup>以</sup>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于舟楫之間官兵扼于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于是右僕射陳康伯言金謂我和好漭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御史汪澈亦極陳利害且曰慮



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自  
誦和以來諸將各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恣朝廷  
宜有以攝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回易而又老  
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關心而  
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  
預選寡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

上欲封建宗英以隆本支之勢二月甲子左僕射湯  
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此出于獨斷非古帝王所能  
及上曰朕久有此意以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

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  
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思退曰昔周文王十五年  
而有嗣子而文王壽幾百年天人之理非聖哲孰能  
知之

吏部尚書張燾告老丁卯詔除資政殿學士致仕

甲戌詔翰林學士周麟之兼權吏部尚書

乙亥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椿上諭以指意鎖院  
甚嚴

丙子詔畧曰普安郡王瑗藝祖七世孫也自幼鞠于

中興小紀  
宮闈聰哲瑞重亢于宗藩歷年濟久望隆淵懿中內  
所聞其以為皇子賜名璋是日以皇子璋為寧國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初宣詔于文德殿  
百官莫知其事既聞以普安為皇子縉紳動色相慶  
中外無不鼓舞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  
人心喜悅湯思退等曰豈惟士大夫閭巷細民無不  
鼓舞仰見睿謨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  
先是編國朝會要久未就緒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  
乞纂元豐以後仍付之秘書省官詔禮部秘書省條

具取旨

淮西總領都繫言江東所屯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  
十萬石而監司守貳恬不加意乞將弛慢尤甚者按  
劾黜責三月庚辰朔詔從之

兵部尚書楊椿荐階成副總管楊從義湖南副總管  
李師顏可充將帥詔從義轉一官籍記師顏知夔州  
知貢舉御史中丞朱倬上合格進士劉朔等戊子  
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人  
及第出身朔莆田人克家晉江人也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有人望者以待有關便可除用湯思退曰聖慮及此可謂知所本矣臣等當公心選用無毫髮之私庶合衆望

丙午以少保恩平郡王璩判大宗正寺紹興府置司丁未上謂知樞密院王綸曰璩昨日之際如何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畧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矣建王所佩玉魚乃初置榷場朕命買此魚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

知矣今二王之除皇后意與朕合綸曰陛下英斷如神規模素定然堯舜文武亦由內助祖宗神靈在天自此篤祐陛下與宮中者曷有既耶

夏四月乙丑詔自今臣寮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于都堂納劄子永為成法

初神宗嘗以御史闕員手詔臺臣同舉忠純體國之人共成篤厚之政至是獲當時石本丙子詔付三省令重刊御史臺朝夕瞻仰庶幾上廣聖意下息澆薄祿朕意焉

是月工部侍郎黃中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不報

初吏部侍郎劉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胥欲以絹自入而下其直以予衆不服請于章、語胥曰如所直以市百繡可乎蓋謾為辭以折服之耳胥遂誣章以寔買絹有摘其語于言事者疏始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事言者執不已遂罷章為提舉崇道觀事在二月朝士皆知其寃無敢言者至是起居郎

王佐于上前極論其事言者復以為朋比而併攻之佐亦罷出知永州

初言者乞命兩省臺諫卿監即官各舉所知一二人為令至是給事中王晞亮請將山陰等四十大縣以待荐舉之士悉由堂差吏部更不許注五月癸未詔從之

先是提點坑冶鑄錢官李直奏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

萬斤比最多之數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為額丙戌工部言若依所請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為額從之時大金國遣使來賀天申節詔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使故事錫晏使者謝于庭下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廡下中持不可乃如故事既又命中為送伴使中還言聞金人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壬寅右正言沈濬言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覈寔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之事迹不應罪之是月改濬為吏部郎官

六月戊申殿前馬步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知樞密院事王綸引疾旬罷庚午詔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

七月戊戌同知樞密院葉義問進知院事御史中丞朱倬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周麟之為同知樞密院事于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為兩淮形

勢在今為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郢通化棗陽之所  
隸焉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  
咸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為軍  
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  
馬帥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  
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于濠梁固始正安豐諸郡近  
邊亦宜扼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其擇地勢  
險要廣施預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  
皆非舊臣而多用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肯為敵效

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  
步可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以沿淮一帶遴選武臣  
為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  
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  
追使其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命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  
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  
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  
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法以清湯思退曰頃未立法吏

緣為姦上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引例也思退曰  
一如聖訓

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  
通同掌其法屢更後因戶部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  
通判既而復命知通同掌至是言者以為通判專行  
因得盡力往歲所入至一千百二十餘萬緡昨自改  
法通判壓于長官之勢恐其侵用迄今無歲不虧請  
復委通判己未詔從之  
金國主亮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尚書梁球

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眾不  
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  
伊勒希一正軍以二伊勒希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  
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  
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  
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是月僉軍數已定遂  
以百戶為穆琨千部為明安萬戶為統軍則有正副  
諸軍悉令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亮遣其  
臣禮部尚書施宜正為賀正使隱畫工于中俾密寫

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亮令繪為軟壁而圖己之像  
策馬于湖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  
句詭曰御製其寔翰林修撰蔡珪作也

建劍邵汀在閩號上四郡例般鹽自鬻以辦歲費鬻  
而不售則科于民時汀之長沙縣鬻鹽峻暴民走轉  
運司訴之知縣事陳夢遠乃漕司主管官陳正綱之  
族子正綱為白漕臣王時升押訴者還汀而本州見  
差巡檢官于鄉下督鹽錢民因共留巡檢乞州釋訴  
者而易之是月汀守謂民嘯聚亟遣兵捕戮復疑平

民與之閔通皆繫之獄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  
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帥臣王師心即移文釋諸囚  
具薦師尹于朝既而夢遠與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  
尹復仕正綱沙縣人璫子師尹閩縣人也

先是前四川帥臣李文會王剛中成都漕臣王之望  
提點刑獄王弗夔路提舉官王适皆舉武德郎董誠  
堪充邊將九月丙子朔上謂宰執曰五人皆荐可其  
公詔與邊郡仍籍記以俟他時選用

言者謂今日產馬之地無出于川廣如沈晦若帥廣



西一年間買馬三千匹今每歲率不及二千竊見庶雷二州盜積于白石場不知其幾若運至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而有用也

丁丑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比年朝廷作假多于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入省者似非祖宗法意矧陛下宵旰求治責成政地獨可畧乎望詔三省稍加裁損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詔從之

冬十月初殿帥楊存中以官三師班立樞密上校書

即王十朋因論對言三衙管軍與北司深交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且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管軍而位三公其盜名器極矣古無有也祖宗時無有也凡天下利路舉入其門括克聚歛不知紀極且身搃禁旅久而不代密結私黨深忌宿將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朝廷之心夫樞密者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庭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不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布滿清要之

職臺諫有論列者朝廷為之庇覆俾其言卒不得行  
夫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獨不行于管軍之  
門其何以為國耶至若諸軍承受甚于唐之監軍皇  
城邏卒甚于周之監謗內外諸將剝下賂上結怨于  
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于百姓皆非治世事  
也至是知樞密院葉義問以為三衙本隸密院祖宗  
舊例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  
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請各為班著  
從之乃詔文武臣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

樞密院官權綴東班即親使相請則立西班  
先是宰執奏中官承受事上曰今之承受即祖宗走  
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近日士大夫或論其賄賂  
至云恐寢如漢石顯之類朕前此不知亦嘗降詔戒  
約意謂空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此屢却諸將貢  
獻此事朕亦無固必丙午乃詔罷內侍官承受今後  
諸軍奏狀並無通進司投進湯思退曰陛下英斷洞  
照今古臣等謹遵聖訓  
癸亥日方中無雲而有雷聲

十一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總一考見椿  
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監錢送之  
丙申宰執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  
百姓積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妄認  
為羨餘可俟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蓋都人也  
前池州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  
執曰朕思之甚詳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兼  
取見沿江所在頃畝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  
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曰當

先根刷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  
之當有先後之序也

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据撫其過殿  
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  
當罷何以庀為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  
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招  
延親黨佐其羽翼者慶歷初京一日無雲而雷震仁  
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疎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  
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十二月乙巳朔思

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太平興國觀澈等欲鑄其職後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此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送于是澈等再論思退遂落職

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嘗建言用楮幣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數品搭送之端禮惟演孫也

時殿前司乞招軍并三衙兵亦增過紹興丙子歲人數

戊申諸路經摠制錢司以十九年為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為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數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謹奉詔

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繳奏續感超轉一官不當

中興小紀  
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寔違令丁巳上  
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  
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思漢霍光專政殺許后  
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  
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  
一事敢違舊章陳康伯曰當以邦禩所奏報行庶絕  
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元祐中蘇轍任戶部嘗以一歲  
出納之數纂成會計錄今若不講則恐有限之數不  
應無窮之用臣以具去歲所用編類成冊望詔宰執  
侍從臺諫同議無為文具要在可行此今之急務乙  
巳詔戶部條上均節等事

翰林學士洪遵以草湯思退罷相制不明著其罪丙寅  
除徽猷閣直學士與宮觀

初朝廷宿重兵守蜀雖無事而總計之臣常患不給  
是用除太府少卿王之望代總領四川財賦許尹時  
本所見錢引一千四百四十餘道糧三百三十餘萬  
石此其大畧也

皇朝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皇朝中興小紀卷四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春正月安南獻馴象已卯  
上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  
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甲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  
獨韓仲通嘗因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  
建康是月詔罷之

初正字胡憲以年老求去詔改京秩三館之士分韻

甲與小記  
作詩共餞其行  
以兵部尚書楊椿兼權吏部尚書

二月丙午宰執奏昨有詔問儀鑾司換舊陳設有無  
交收事上曰陳設不過饗廟及殿中并人使時用之  
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交收矣上  
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為尚陳康伯曰陛下  
儉德天下所知雖大禹不過如此

少師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在殿若幾三十年至是  
上章乞開甲寅除太傅封和義郡王為醴泉觀使以

開府儀同三司主管步軍司事趙密代為殿帥

存中  
行述  
云同列有謀其權  
者意蓋謂密也

密于未宣麻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  
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留語移  
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  
可以為法又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殿前司統制  
李捧主管步軍司事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  
步軍司事成閔仍舊職焉

甲子詔于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左藏庫錢一十萬

中興小紀  
賁為本時戶部侍郎錢端禮經畫為六務出納制用  
皆有法焉

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秦燧卒于建康府詔贈燧  
太傅給事中黃祖舜言三公非有大功德不以輕授  
陛下保全秦檜家俾燧休致而歸不加以罪恩亦至  
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因其遺奏許之推恩異寵  
併加殊駭物聽遂寢其命

三月己卯以何浦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  
壬午以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為參

知政事

夏四月自廣西歲于橫山寨買馬費九萬緡而多斃  
于路至是言者請今後止令部至靖江府南北兩務  
收養令所撥諸軍自往取之詔經畧司相度申樞密  
院

己未上謂宰執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困自合  
蠲放或已納足而官吏侵用則當與覈實明示罪責  
治道貴信賞必罰若漫不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  
能治也



是日四川提領王之望上催驅殿最事目乃詔諸路依此行之

時左僕射陳康伯與叅知政事楊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為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四也

時舊相惟張浚在於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蓋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

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望聖慈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比有朝命分平戍黃魚埭而寶違不遣乃詔責寶以散官安置朝論快之

金國主亮率其衆北巡至北却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  
五月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犯寨久矣至是遣其

臣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未賀天申  
節辛卯引見于紫宸殿全因導亮意求淮漢之地及  
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亮于  
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于八月至其國中大率皆  
慢辭也于是宰執聚都堂議舉哀典故時有謂上不  
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後乃發哀工部侍郎黃  
中聞之亟白曰此大事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  
人或問故將何以對于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  
之策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和義郡  
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六曹長貳凌景夏  
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中給舍黃祖舜虞允  
文楊邦弼堂諫官汪澈劉度陳俊卿聚議久之而退  
宰執百官入和寧門舉哀仍進名奉慰景夏餘杭人  
度歸安人也

時朝廷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軍以防海道于是  
提舉浙西市舶曾懷獻言曰舶海之役船有輕重蓬  
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于高麗之商謂有同日離

岸而隔歲不至者有同時出洋而經月不至者况北人之使唯在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舍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于窞若海道過為之備徒分兵力耳朝廷亦以為然懷公亮孫也

六月壬寅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戍鄂渚李道戍江陵吳拱戍襄陽朝廷以上流重地邊面濶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遣慶遠軍節度馬帥成閔總禁旅三萬往上流控扼壬子閔率眾發臨安尋以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郢

之間焉

乙卯以鎮江都統制劉錡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上以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聘麟之憚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倘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竟辭于是言者論之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庚申罷麟之為在外官觀

時前吏部侍郎徐嘉前戶部侍郎劉岑皆願使金並召至行在而岑對不合戊辰以嘉為敷文閣待制樞

中興山紀  
密都承旨借資政殿學士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  
副之仍留岑為戶部侍郎

秋七月新德安府教授王質以近方登科台試官職  
為言者所論癸酉詔罷之

甲申左僕射陳康伯率羣臣詣南郊請淵聖皇帝謚  
宜天錫之謚曰恭文順德仁孝詔恭依

右司諫山陰梁仲敏言前同知樞密院周麟之懷姙  
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戊子責授麟之秘書  
少監筠州居住

徐嘉等出使未至盱眙軍金主遣翰林學士韓汝嘉  
先在泗州壬辰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亮語謂卿等  
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近上一二人來須九  
月初定到

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  
九節儀送迎亮于南熏門亮及門而雨暴至儀送皆  
不克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風大作天變如此亮  
不知懼也其母太后力諫南征亮怒使護軍將軍持  
嘉彥忠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于是右左縮頸國人

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  
俱避去三日而后出亮一日召其臣問曰許多宰執  
孰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亮喜即拜  
諤為統軍將二萬眾歷唐鄆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  
祿大夫王忠彥統步軍益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  
五萬眾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  
驍騎上將完顏正嘉努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  
亮自將焉  
淮南制置使劉錡新創踏射威強弓兵

八月戊申醫官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  
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  
民屋以廣第舍別業外帑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有  
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于  
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疏數其十罪上曰初以太  
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尔莘老曰繼  
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曰有思  
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貶繼先福  
州子孫停其官都城第宅皆籍沒強買奴婢悉縱還

之

先是言者謂今日正當節浮費積其贏以濟軍興監  
司自浙漕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  
示外路俾之為式至是浙漕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  
緡未上癸丑上諭宰執椿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  
無得科敷如昔時羨餘遣資賦吏擾吾民也

初浙西提督李寶遣其子公佐同將官遣士寧潛入  
敵境伺動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既而以  
風未順退泊明州澳而士寧遣自密州回言其子公

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笑寶大喜趣其下乘機  
進發

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賞  
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繕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  
既又聞諸營勘請回易處仍舊剋除或非理斂索丙  
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皆歡舞拜賜  
己巳朝獻景靈宮

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帝于明堂以徽

宗配大赦天下

金帥喀齊喀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悸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璘于帳中璘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卧于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璘遣將官高松往為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嘗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

官以承奉內祠及和議成恚為金索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中彥為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即遣蠟書說之又剛中聞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璘談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槩今天下雷同舉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為然

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

初金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楚王褒者晉王宗輔之子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陳俊皆倡義集眾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亦

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亮歸會寧府立褒  
為帝或言立褒在六月改元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

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亮、歎曰朕  
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  
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亮即  
遣先鋒將郭安國率衆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  
已者

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璘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  
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成閔分京西

河北西路並為招討使

時新復海泗二州乃詔歸正官魏勝知海州夏俊知  
泗州

金帥喀齊喀攻黃牛堡旬餘不退宣撫使吳璘別遣  
將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獲捷于是四川制  
置使王剛中即日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  
何有焉燾曰公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時屯戍兵將暴露日久丙午宰執請再加賞犒上詔  
所在總領所撥給仍具數以聞令內帑給還



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  
舍人虞允文為參議軍事

時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區處調度頗有條葉義問  
力荐之上有擢用之意

陝西河東招討使吳玘遣將官彭清強英張德寺攻  
破隴州方山原

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  
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宮留守

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太中大

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浚尋改判建康  
府

先是浙西總管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  
州寶麾兵登岸金人驚出意外亟引去于是魏勝出  
城迎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  
隆明椿劉昇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為應援寶與子  
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舟已出海口  
泊唐島相趾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  
寶伺敵未覺遣裨將曹洋黃端禮禱于石臼神祈風

助順丙寅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  
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為之弥亘  
數里忽為波濤捲張一隅窘蹙兀無復行次寶命  
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  
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刺擊殪之舟中其餘  
僉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金將完  
顏正嘉努等六人斬之惟統軍蘇保衡未發不可獲  
旋聞自絰死得獻議造船人倪荀商簡梁三兒等皆  
淮浙姦民且為敵嚮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詔文書

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而進而聞亮已濟淮遂  
旋師駐東海境視緩急為援遣曹洋飛小舟奏捷既  
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軍節度沿海制置使  
丁卯知樞密院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

先是淮東制置使劉錡遣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遛  
不進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  
守故敵得維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敵騎至尉子橋  
統制官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擁羣刀斧自衛  
殊不援興殺敵數百人以援兵不至而歿癸亥權又

中興...  
棄和州先奔采石

初京西招討使成閔遣統制官趙樽以四千人守德安府樽乘虛攻蔡州入其城斬敵首楊寓餘眾遁去時金人既入兩淮而上流惟鄂渚荆南二軍朝廷亟命閔摠諸軍併舟師回援淮西而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諤擁眾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人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都統制吳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王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

黃州敵果攻襄陽拱與戰于襄水之上敗之時武昌令薛季宣嘗獻計于澈謂閔已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經陳汝趨汴梁敵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季宣永嘉人徽言子也

時詔淮漢郡縣籍民為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涇其手面送大軍後使民駭而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毆我民非計請令兵民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後無出鄉送之淮民乃定

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侵揚州劉錡提大兵

禦之于清河敵以粘裹舟載糧挽上而劉錡募善沒者鑿舟沉之敵大窘錡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敵攻揚子橋欲以邀錡以兵保瓜州敵騎逼江錡遣麾下員琦設伏于皂角林與敵接戰誘敵入張弩俄發敵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十一月庚午宰執奏禁軍闕額事上曰尋常兵集自有定數當此多事之時額外添不必拘也詔江浙福建檢軍發付三衙其闕額令自招填詔下鬻爵之令登仕郎八千貫依奏蔭人例仍免銓

試一次度僧牒亦減價為三百貫金房駐劄都統王彥統兵復虢州金亮為內變所撓于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至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軍時顯忠未至乙亥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禦敵之計燾但言已當死留鑰

丙戌左僕射陳康伯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疋家

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真受陛下挾  
續之賜也

金亮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時淮南制置使劉錡  
退屯鎮州而錡病已遽知樞密葉義問以都統制李  
橫代錡之職趣令渡江錡之姪中軍統制官汜隨橫  
以往軍戰不利橫併其都統制印失之時上怒甚將  
先按誅王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黃祖舜密言于  
上曰權敗軍之罪誠合誅然劉汜亦須正典刑若貸  
汜而誅權是謂同罪異罰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

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以一敗而自殺三大將  
得無為敵所快乎願陛下少留聖思上大悟權汜得  
不死

癸未乃詔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成閔為淮東  
制置淮北泗宿招討使鄂州駐劄都統制吳拱為湖  
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建康府駐劄都統制李顯  
忠為淮西制置淮北壽亳招討使上以李橫劉汜等  
不利急遣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  
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

艘敵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  
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偁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  
踏車船往趨瓜州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船  
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時亮已聞李寶  
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  
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帥約三日畢集過期盡  
殺之諸帥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  
退有敵殺之憂奈何其中一人曰等死求生可乎衆  
皆曰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

歸都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  
臨敵專以自衛諸人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  
因謂諸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  
渡江汝等何不自即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泛  
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一作萬人亮語威勝統軍即律  
勸農曰尔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勸農自  
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穆尔謀亦欲弑亮  
乙未諸帥集兵萬餘人拉弦直入亮寢帳中左右親  
兵散走諸帥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太傅及

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

丙申亮細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是日  
號州僉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弒

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是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  
以太一局考之金亮不煩資府冬至前當有蕭牆之  
變人皆未以為然至是驗之

是月以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尚書

初馬軍司統制官趙樽離蔡州至麻城縣復被詔會  
鄂渚帥臣吳拱江陵帥李道併力進取樽領兵還攻

蔡州刺史蕭懋德破城立寨十二月己亥朔黎明樽  
潛師入城懋德遁去

時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殿中侍御史杜  
莘老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過郡  
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興建王行令徧識  
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也

壬寅淮東制置使成閔復揚州敵衆已弒亮欲遣使  
報我訪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真使持牒請和

甲辰金都督府牒本朝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興

師西國生靈被塗炭今已遂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  
兵以敦舊好

上將撫師于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  
虞以速祔禮部侍郎黃中持不可上納之然議者猶  
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

己卯李顯忠戰退金兵

己未上次鎮江府宰執奏肆赦事日上曰向已下哀  
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  
以稱朕畏天愛民之意陳康伯等奏宣諭詞臣仰遵

聖旨

壬戌曲赦新復州軍

上諭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守臣洪遵進洞庭柑却之  
今過常潤兩郡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罷也朕意無  
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歷之郡必競為夸侈有過于  
柑子者矣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識陛下儉德又  
以見聖慮之深遠也

癸亥建康留守張浚言金人已退兩淮皆定

初金主亮既被弒子光瑛留汴京亦為其眾所殺亮



所遣先鋒將郭安國行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國新  
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推甲騎一萬趨  
燕京

時詔沿江監司條上恢復事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  
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自淮以北別  
無爭立之人宜傳檄中原使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  
之王師俱屯淮上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輕涉其  
地與之力爭俟屬漢山東之兵俱集遲以歲月必有  
機會可乘此萬全之策也

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貫自紹興以來權以  
五十萬貫為額而近歲虧甚多是年止及一十萬一  
千貫數內惟嚴州神泉監密迤行都今徑自輸而建  
之豐國韶之永通與贛之鑄錢院悉赴提點官所就  
饒之永平監團網津發泛大江轉入浙西漕渠納之  
京帑

是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感乃請籍民為義勇其  
法取于主戶之雙丁每十萬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  
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于農隙教以

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于籍者至七八千人

此據楊炎

江陵志

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據地形便利則為提不限以鄉提首領焉諸提皆有射團教民射而旗幟亦隨提而別其色云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初鄧州安撫蕭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至是為亂兵所害州民乞立

廟襄陽都統制吳拱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宜與贈官并賜廟額仍令拱輩致其孤于武昌多方恤之

時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之民以旱荒而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所棄之產已為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于官有害于民乞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州縣所賣逃產許元業人子孫以元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送之

先是京東忠義軍耿景弇以占東平府遣使來奏已  
丑以景為天平軍節度就知東平府仍節制京東河  
北忠義軍

二月戊戌朔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為兵  
部尚書川陝宣諭使于興州置司

癸卯上發建康府初上欲付留守張浚以江淮之事  
已而中止乃以宿衛使楊存中為宣撫使中書舍人  
劉珙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相  
曰劉珙之父為張浚所知比奏事專為浚地耳然存

中宣撫之命亦寢俾專措置而已

乙巳上次鎮江府

乙卯上至臨安府

己未以觀文殿大學士行宮留守湯思退知紹興府

先是統制官趙樽再得蔡州城復為金兵所圍樽  
戰却之會鄂帥吳拱進軍駐南陽遣統制官成皋華  
旺等各以所部來援而金帥斐滿率精甲十萬止于  
城西依汝水為寨一日凌旦來攻統制官焦元中流  
矢敵勝登城樽牙將王世顯募敢死巷戰敵敗退再

來攻又不利敵燒營而遁屬有旨班師乙丑樽軍還  
信陽

閏二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劉錡卒

右諫議大夫梁仲敏殿中侍御史吳芾左正言劉度  
言忝知政事楊椿無所建明三月丁酉罷為資政  
殿學士奉外祠再論遂降授端明殿學士

壬寅詔諸路帥府各置會子庫

上之幸建康也翰林學士何溥以屬疾不能扈從至  
是力求去己己以溥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

夏四月御史中丞王澈宣諭荆襄回戊寅入見遂除  
參知政事

甲申上與宰執論及近臣諸將之子躡取科第有居  
清望官者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臣清望須還白  
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籍、于是陳康伯等  
退而仰歎不已

是月資政殿學士魏良臣卒

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措置兩淮詔以建康留守

張浚薰之

四川宣撫使吳璘時已復大散關和尚原至是又遣都統制姚仲率師攻德順軍未下敵眾來援璘恐士有退志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識璘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為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前幾不可行

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累章乞解印尋除萬壽觀使奉朝請

五月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為災

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宜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賴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于是陳康伯等惶懼仰歎而退  
戊申太傅和義郡王揚存中罷御營宿衛使復為醴泉觀使

壬戌龍圖閣學士洪遵復為翰林學士  
望仙橋東新葺宮成六月戊辰詔以德壽為名

已已立皇子建王為皇太子改名為睿初民間讖語  
曰朝廷自有龍兒在頭角生時方見天至是識者謂  
逆天而加二點乃頭角之生其下逆天則如日當天  
而天下利見此見天之義也

右僕射朱倬罷為觀文殿學士奉祠而去制辭畧曰  
君子邦家之基未聞成效元良天下之本乃覲疇庸  
未幾落職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故宗室祕閣修撰子偁追封  
秀王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內降御劄皇太子可即

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  
事並聽嗣君處分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  
宸殿下百僚起居畢宰執陳康伯葉義問汪澈黃祖  
舜言臣等不才輔政今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  
舉臣等心宴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  
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幾至號慟上亦為之  
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閒退此事  
斷自意朕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以輔嗣君康  
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謙遜太

過未肯便御正殿上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早來禁  
中又面諭之即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朕已再  
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還內羣臣移班殿門  
外聽宣詔書少頃皇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  
前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奏  
願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  
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于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  
容辭避康伯等再奏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臣以  
駕<sub>下</sub>之材恐不足以仰副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

宜興四海蒼生不勝大慶賀畢駕還內百官赴祥曦  
殿候太上皇登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皇朝中興小紀卷四十





